

白紙回信

寫信，自然要在信紙上寫點什麼。就算最省略的辦法，也要像雨果那樣，在給出版商的信上寫一個「？」；而出版商也惜墨如金，回信只有一個「！」。如果一個字都沒有，那就如侯寶林相聲《猜謎語》裏的謎面「一封書信半字空」，打一味中藥，謎底就是：白芷（白紙）。

總之，如果收到的書信上一個字都沒有，任憑誰都會猜疑大半天：寄信人到底什麼意思呢？譬如說吧，男生接到了某位女生的信，打開一看是白紙一張。那些「心靈雞湯」會告訴你：第一，女生很喜歡你，一切盡在不言中；第二，她很討厭你，一句話都不想說；第三，她期待你將心裏話寫在這張白紙上。

在我印象中，有兩封最深刻的白紙回信。一是北宋士人郭暉，寄家信時誤封了一張白紙。妻子看到後，回信寫了一首詩：「碧紗窗下啟緘封，尺紙從頭徹尾空。應是仙郎懷別恨，憶人全在不言中。」這位郭夫人的才思、雅量，堪稱巾幗翹楚，成就了一段佳話。因此從宋代至清代，許多文

人的筆記、詩話，都爭相轉載流傳此詩。

另一封就在《解憂雜貨店》裏。三個莽撞遊蕩的少年，試探性地給一個擁有穿梭時光魔力的牛奶箱，投遞了一張白紙。結果，當他們在即將離開雜貨店的晨光熹微之時，真的收到了來自三十三年前的回信。

雜貨店主任浪矢先生在回信中寫道：「關於寄來白紙的含義，我用老頭子的想法反覆思考了，覺得一定是件很重要的事，不能隨便回覆；找我諮詢的人好比迷途的羔羊，你的地圖是一張白紙，不知道路在哪裏；但是換一個角度，正因為是張白紙，所以充滿無限可能；我衷心祈禱，請不要留下遺憾，盡情燃燒自己的人生吧。」

浪矢先生在這最後寫道：「我以後應該不會再回答解憂諮詢了，感謝你在最後問了一個出色的難題。」而我也覺得，關於白紙的回信，這也是一個令後來人擱筆的故事了。

瓜園
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李安的算盤

李安新片《雙子任務：疊影危機》在內地首周票房未達預期，雖然最終內地票房可能仍將高出他的《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一倍多，但估計只達到七年前其《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在內地創下的五億元票房的一半。關於120幀數碼影像的技術革新的影片，均未在美國與中國贏得口碑與票房佳績。但李安不是失敗者，他是最大贏家。

走進美國電影文化，當代華人導演中只有李安做到了，他兩次獲得奧斯卡最佳導演獎，於去年再獲美國導演工會終身榮譽獎，可謂功成名就。但他真正融入美國文化卻長路漫漫。華語電影在荷里活不是主流電影，無法滿足李安在美國電影體系中的世俗功能，自從《綠巨人》在美國慘敗後，李安也深知自己電影的文學表達固執慣性難以被美國文化接受，自己無疑是小眾導演，在不得不繼續拍攝英文片的現實剛需下，他選擇了用電影新科技來包裝自己願意拍攝的、但未必能被美國大眾認同的英文片。因為新科技就是小眾先鋒，李安很理智地

將120幀數碼影像歸納為實驗小眾片，但成本不低。誰來為這個高成本的小眾電影投資？李安幸逢中國電影資本高度膨脹的十年，遇到了中國復星集團、博納影業等投資方，助其圓夢，但為其買單的中國投資方卻成為先驅。

《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投資方博納影業，順着李安的導引將其營銷成只有在高端影院才能看清全貌的電影，還為此改造影院，陪李安走實驗路線，結果虧損。博納後未投資《雙子任務》，該片在內地上線的第三天，其單日票房就被博納投資的、已公映二十天的《中國機長》超越，博納因這部中國電影贏得口碑與票房雙豐收。如今中國電影資本熱潮冷卻，李安的算盤也許要換新的打法了。

雁南飛
楊勁松
逢周一、三、五見報

想像共同體

手中的小冊子製作精美。圖片、文字搭配合宜，井井有條，內容中英對照。封面水墨渲染，黃、綠色為主，大鐵門敞開，水泥柱上的招牌上影影綽綽有「上海市作家協會」幾個字。書名分兩行，同樣中英對照：「2019上海寫作計劃」，「想像共同體」。回母校復旦大學短期訪學，恭逢盛會，巧遇今年「上海寫作計劃」的十位「駐市作家」來訪，與學生交流互動。

上海作協從二〇〇八年起主辦「上海寫作計劃」，接受國外作家申請，評審後邀請其中數名每年九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來上海生活兩個月，希望他們體驗日常生活，了解城市經歷，為寫作提供素材和養分。除了參觀上海和國內其他地區，這些作家的一項任務是與當地高教、文藝機構互動交流。

今年來訪的十位作家來自亞、非、歐、美各地：英國、俄羅斯、波蘭、埃及、牙買加、泰國、巴西等。有男有女，有的是本國文壇冉冉上升的新星，有的人到中年，功成名就。有的專攻小說創作，有的是劇作家，詩人，歌手或雜誌編輯，身份多元。他們走向文壇的經歷也不同，如俄羅斯作家曾是專為戒毒少年進行心理診療的醫生。

今年「上海寫作計劃」的主題為「想像共同體」，大概是希望通過中外文化交流、撞擊提升靈感，引發討論。不過，通用語言是英文，不是中文。儘管配備翻譯，來訪作家對中國語言文化的了解難免受到限制。我由此想到由著名華文作家聶華苓和她的丈夫、詩人保羅安格爾於一九六七年在美國愛荷華大學創辦的「國際寫作計劃」。兩者出發點不盡相同，但節目安排相似。而即便美國的項目歷史悠久、享譽海外，仍不免引發他國作家對「英語霸權」的擔憂與詬病。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三、五見報

賀拉斯兄弟的誓言

在巴黎羅浮宮德農館702展廳中，新古典主義巨匠雅克·路易·大衛的多幅名作在此集中呈現，其中便包括其代表作之一《賀拉斯兄弟的誓言》。畫作描繪了公元前七世紀古羅馬的賀拉斯家族三兄弟準備與鄰國阿爾巴所選出的庫里阿提三兄弟進行決鬥來解決爭端，並向持劍的父親立誓哪怕為國捐軀也在所不惜的場景。大衛巧妙地用古羅馬多立安式圓柱所構成的拱門來分隔迥異心態的三組人：畫面焦點集中在老賀拉斯手握的三柄長劍上；左側是抬臂起誓、視死如歸的兄弟三人；右側的三位女眷神情悲戚，居中靠在椅背上的女子不僅是賀拉斯兄弟之一的妻子，還是決鬥方庫里阿提兄弟的妹妹。畫家以堅實的人物輪廓、鮮明的明暗對比、均衡的構圖及沉穩的色彩塑造出一個極富戲劇衝突的莊嚴時刻。在當時排斥輕浮造作的洛可

半個月前，在港鐵中環站，又看到了那個熟悉的身影，他還是穿着黃色的短袖制服，那陽光的面孔，讓我一眼就認出了他。

第一次見他，是在去年春天。午飯時間，我經常會穿過上環站的大堂，從一個出口到另一個出口，然後再原路返回。於是，我就有機會每天中午至少兩次與他碰面。他應該剛剛搗到這份工不久，做得極認真，不論是在售票機前幫外地人買票，還是在地圖前為老人家指路，或是解答諸如哪個出口比較近之類的問題，他都一百二十分的耐心，對每一個服務對象都會送上陽光的笑臉，那

捍衛我們的心靈秘史

在長江之濱的宜昌出差，住在西陵峽口的半山坡上。晨起散步，下了一夜的雨已經停了，地上積了淺淺深深的小窪，忽有一隻黑白相間的鳥從路旁的樹枝跌落般飛到地上，揀了一個窪子，警覺地飲水。我不敢繼續邁步，遠遠地看着，忽然想起了幾天未見的女兒。

留意路邊的小鳥或池裏的彩魚，是從女兒那「傳染」的習慣。說實話，她沒有闖入我的生活之前，我已經很久不曾關心過這些生活的角落了。小孩子看到的世界往往與成人不同。有時，一家人出門旅遊，我和妻正按照事先做好的攻略，向景點走慢趕，女兒卻突然大叫着喊我們停下，因為她發現了一處「最最好看」的景致，比我們要去的某個地方「有趣得多」。其實，她那些驚人的

發現，經常是一池剛長出的小魚苗，或一隻怯生生的流浪貓，又也許不過是一面綴了露水的破蛛網。但若不陪她津津有味地欣賞一番，這趟旅行便要以哭鬧收場。

這樣的情況多了，我就想，世上有「三娘教子」，就有「子教三娘」。慢慢地，我也被「同化」了。有人說，養孩子就是獲得了第二次生命。這話是頗有些道理的。「重來」的人生充滿新的內容。

是的，按圖索驥尋來的東西有時候未必稱心，素眼偶得之物反給人無盡興味。這大概因為後者沒有目的驅使，而前者完全淪為實用吧。

當今時代被科技所主宰。而科技最善於做的是將人的目的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實現。並告訴你何為最經濟的選擇。然而，生活裏

郭亮村一家人

在河南郭亮村住的這家農家旅舍，男女主人都是五十來歲，都姓申。申大哥說他們已出了五服，兒女都正常，當地話說「冇事兒」。

也的確「冇事兒」。他們的兒子是復旦大學金融專業研究生，畢業後在上海花旗銀行工作，月薪二萬多。女兒妞妞正在南京大學讀酒店管理。我住的這天她剛好回家補國慶假，是個可愛的小姑娘。

申大哥讀到高中畢業，大嫂只能讀到初二。她說那時家裏太窮，她一天只吃兩頓飯，中午在校不吃。家裏連幾角錢一斤的鹽都捨不得買，常吃的菜都是淡巴巴的。

申大哥說他們的客棧是上世紀九十年代搞起來的。一個約四、五十平米的小院，有

兩層小樓，樓下是廚房、公共衛生間和主人家自用的兩房，客廳改做住客食堂了。二樓有四、五個客房，最大的可放六張單人床。

我住的是一張大床的雙人房，帶有蹲廁的衛生間，可洗熱水澡，一百二人民幣。我看床單枕套被套都是新換的，就沒再砍價。飯食可點菜，菜單名碼實價掛在牆上，不算太便宜。我中午吃了西红柿雞蛋鹵麵加一個炒小白菜；晚上吃了小米南瓜粥加一個炒山菌木耳；第二天早餐吃的雞蛋、小米粥和饅頭。共收了八十元。

大哥說客棧一年到頭都有客。據我觀察客源不太穩定。我住那天本只我一人，大哥在景區門口巧遇了三個新疆來客，院子才有了人氣。他們對客人是真好。那天我獨自去

前人的路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說，社會上突然發生惡劣情況，必然包含很多複雜成因。我是文藝工作者，更關心教育如何令青年人增長知識，以及文化如何提升青年人的精神文明。思前從而想後，博古才可通今，不禁令我想起中國現代文學的偉大作家，其實在多年前已經透過文學素材，洗滌年輕人的身心。

眾多作家當中，我最喜愛和敬佩的首推魯迅，他創作的各類文體，既具濃郁趣味，同時亦發人深省。魯迅不把小說視為消閒文章，當年以白話文的寫作方法，揭示中國舊社會的瘡疤。其筆下的短篇小說，大部分篇幅短小，可是文筆精煉，布局細緻。他筆下的主角人物個個形象鮮明，其他在小說內沒

有出場的人物，只憑寥寥數筆，亦能發揮明確的寓意。因此從文學角度而言，魯迅的小說能夠令我們留下深刻印象，同時又向讀者提出問題。

近來，我翻讀了魯迅的短篇小說《故鄉》。故事主人翁與同鄉友好，童年時能夠青梅竹馬，放開胸懷相知結伴，但多年不見之後，二人不單恍如陌路，更重要是其友好覺得二人的身份及階級有別，故此沒想過要把從前的友誼重新建立起來。另一方面，故事主人翁也沒有刻意嘗試打破這堵高牆，即使他一度十分懷念兒時一切純真生活，但最後他也順應着自己似乎必然要走的路，離鄉去了。

的很多選擇不過是偏好。在偏好的意義上，每一種口味都有獨立的價值，很難也沒必要互相模仿或取代。而且，偏好是極隱秘的。一種偏好裏很可能埋藏了一部心靈秘史。在網絡和大數據的時代，隱秘的偏好變成了可統計的行為痕跡，從幕後走到了台前，甚至於變成一種裹挾人的輿論，吃飯，有各種「必吃榜」；旅遊，有各類「打卡」地，看電影，有評分打星，於是我們不自覺地跟着別人的偏好行事了。用網絡語言來說，這真有點細思極恐。那麼，還是回歸童心，保護好心靈秘史吧。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三、五見報

踴躍，大嫂看我天黑了還沒回，連着給我打了五、六個電話。出入的行李也全由他們幫拿。他們一年能賺十幾萬，但因為供着兩個大學生，有時也吃緊。去年送女兒到南京大學報到，大哥被孩子們逼着買了一套有牌子的運動服，八十塊，他直心疼到現在。

前兩年申家花八萬元買了一輛七人車，用它送我到紅旗渠，收四百，比別人少收了一百。大嫂和女兒也去了，出門只把門掩上。他說他們從不上鎖，去年去南京八天也是這樣，回來也「冇事兒」。

人與歲月



凡心
fanxinw@hotmail.com
逢周三、五見報

文中最後部分說道：「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故事主人翁也想着：「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表面上，魯迅對自己筆下人物的際遇無限同情，另一方面，魯迅向讀者傳達着一份積極而樂觀的態度。因為他覺得路是由人走出來的，希望是長存在人心的，只要人們願意走出一步，前路必然能夠開創。不論人們怎樣面對前所未見的困難，最重要是大家都冷靜應對，彼此包容體諒、互助互讓，這樣前路便更見光明。

文藝中年



輕羽
cloud.tkp@yahoo.com
逢周一、二、三見報



格代表作。學院派所推崇的重大歷史題材創作也均唯大衛此畫「馬首是瞻」。在其諸多弟子中，讓·格羅和安格爾是/箇中翹楚。前者接管了他巴黎的工作室並成為拿破侖的首席畫師；後者則繼承其衣鉢成為了十九世紀法國學院派繪畫的扛鼎之人。

（影響西方藝術史的百幅油畫名作）

藝加之言



王加
微信公眾號：Jia_artscolumn
逢周三見報

引導員

兩個酒窩，甜甜的，就連我這個過路的，無意中瞥見，都覺得舒坦，就像是和煦的陽光灑在心底。見的次數多了，我甚至在想：港鐵怎麼也不評選最美引導員，倘若有這樣的活動，我肯定發動所有認識的朋友都投票給他。

不過，今年就再沒在上環站見過他了。我當時多少還有些悵然若失。所以，當我在中環站換乘時無意又看到他，心裏真的有點「失而復得」的興奮。他

依然帥氣，那樣乾淨的笑容和眼眸裏的純淨讓人舒適。他依然勤勉，提醒着乘客注意腳下安全，聲音的力度恰到好處。但我能感覺到了他的些許變化。只不過，一時間說不上來。半月前的那日，我踏上電梯的一刻，與他的距離很近，凝神地注視了他，他本能地緊張了一下，見我沒有惡意，就向我露出了笑臉。

昨日，又到中環，又見到了他。我聽見有人在站台上高呼不雅口號，顯然

，他也聽到了，有些不知所措。他的聲音變得不自然起來。我前面的人群裏，不知是誰，很大聲地講：「走狗！」我的心一下子繃緊了。

望向他。只見他的眼圍紅了。然後極力調整了呼吸：「請留意腳下。」我的眼睛，忽然就濕了。

負暄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